

歷史與文化

東方與遠古和中世紀的航程

Pedro Catalão*

“發現時期”的航海事業是因為人們懂得海上航行和知道遠古和中世紀建立的世界的存在而發展的，其過程緩慢但頻密，是數個世紀的航行和交往的成果。“發現事業”所帶來的喜悅使人忘記其起因。在遠中古時期所揭露的東西方的形象推動了人們去發掘更多以及更遠的地方。中世紀末期人們對地球兩極的概念開始充滿著複雜的感覺，是現代世界欲求探真的。要知道的是到了十五世紀時這些形象概念變成怎樣，人們避免再分開以“真的”“想象的”來對待這事情。

航海是人類歷史中恆久的事物，不論是前往真有其地、幻想出來或神話裏的地方。它們有時是如此強烈的互相交錯，在神話傳奇及現實的航海中產生一個有益及有建設性的迷惑。有多少個原先只是想像的航程後來變了夢想成真呢。有多少個原先被認為是蓬萊仙島的大西洋的島嶼和有多少傳說中屬於 Preste João 的陸地後來被發現呢。

1375 年，Abraão Cresques 著名的加泰隆(Catalão)地圖正確地展示了在西方的加那利(Caárias)群島，及在東方的，幻想出來的 Gog 及 Magog。這樣在同一地圖上出現真實及傳說的地方，說明了中世紀在這兩方面的和平共存，根據 Armando Cortesão 所說這是葡國繪圖術到達輝煌時代 1 前中世紀一個最觸目及神奇的繪圖作品。這只是眾多可能之中的一個例子。

*澳門大學葡文學院

1. Cortesão, Armando, 《葡萄牙制圖法的歷史》，J.I.U., 里斯本，科英布拉，1969—70 年，第 II 冊，第 45 頁。

當葡國(及其他)的航海家開始“發現時期”初的航程時，有說這些航程，真的或假的，早在許多個世紀前已出現了。是腓尼基人及希臘人首先編織這個航程的傳說，亦是他們首先與大西洋的航程結下深刻的關係。就是這兩個民族首先橫過 Hercules 柱(即直布羅陀海峽)及走過大西洋的海岸。腓尼基人或許是遠古時代最偉大的航海家。他們除了能熟練地在地中海航行外，他們與海洋的接觸可追溯至公元前的十二世紀。他們對非洲的西北及西海岸²都瞭如指掌。

Heródoto 亦提及一個有可能的環繞非洲的航程，(由紅海出發到達 Hercules 柱)那是公元前 600 年在埃及王尼高的支持下，由腓尼基人的船隻及水手們實現這航程。那次航程並未有被確証，儘管尚有保留，地理史學家們至今還未有對那次偉大的航海創舉加以否定。如果 Heródoto(他本身也是一名傑出的航海家)的資料不足以證明這事件，但以他的閱歷和名聲，那次可能的航程至少也值得記載³。另一方面，那可能性的存在亦有助實現大西洋的航程。

其他的航海家在古代還曾到過非洲西岸，好像公元前六世紀的迦太基人 Hanão，或公元前五、六世紀的波斯人 Sataspes，而到過歐洲大西洋海岸的有迦太基人 Himilco，並且肯定他在公元前五世紀曾到達大不列顛島⁴，又或者公元前四世紀法國馬賽人 Pitias 經大西洋航行至大不列顛島及斯干的那維亞半島(Escandinavia)⁵。

對於東方，無論近東或遠東，人們也不是一無所知的。Hecateu de Mileto (公元前五世紀)的紀載中披露了對中亞細亞地區及印度或部份印度的認識⁶。生於 Heródoto 之後(仍在公元前五世紀)在波斯皇宮住了 17 年的希臘歷史學家 Ctésias 說及一些後來轉載在 Plinio 的“自然故事”或《Physiologus》(二世紀)的某些故事及人物。他亦有提到印度⁷。公元前四世紀亞歷山大的運動把他帶到印度西面的地區(即今天的巴基斯坦)。

對西方人來說，前往東方的一個最遠的航程是在中古時代才開始。在六世紀的時候還只能在遠東才得到絲綢這種極為奢侈的用品，也就是它引發起初期的經常前往中國的旅程，而傳教士們亦利用這些旅程來宣傳福音。亦是因嘗試為這貨品開辟新的商業渠道而打開了到遠東旅程的門戶。阿拉伯人在八世紀開始慣常地從海路和陸路與中國通商。因此，在六至八世紀期間，差不多全部有關遠東的訊息都是經他們帶到西方的。或最低限度在羅馬帝國時代已存在著有關中國人的資料時就以一個較完整及經常性的形式來傳達，特別是有關絲綢及其營商的本領。至於阿拉伯人的影響我們不能忘記在十世紀時阿拉伯的王國由葡國伸展到印度河，成為東西方接觸的特權通道。

2.參閱 Babcock, William, 《大西洋的傳奇島嶼》，美國地理學會，紐約，1992 年，第 3—4 頁。

又參閱 Cortesão, 前述著作，第 1 冊，第 245—246 頁。

3.參閱 Wood, H.J., 《探險與發現》，Arrow, 倫敦，1958 年，第 18—19, 26 頁。又參閱 Babcock, 前述作品，第 43—44 頁，及 Cortesão, 前述著作，第 246—247 頁。

4.Cortesão, 前述著作，第 246 頁。

5.Wood, 前述著作，第 21 頁，又 Babcock, 前述著作，第 4 頁。

6.參閱 Wright, J.K., 《十字軍時期的地理學》，美國地理學會，紐約，1945 年，第 37 頁。

7.同 6, 第 37—38 頁。

另一方面，為確定聖地的位置使西方及近東長期有接觸，這是中世紀的另一個重要習慣旅程的例子。到各聖地的巡遊在幾個世紀以來產生一個重要的旅客潮，在公元 637 年他們仍受阿拉伯統治。伊斯蘭教眾的容忍令巡遊得以繼續至少到十一世紀末期，這些巡遊沒受到多大的限制並成為多次的“耶路撒冷巡遊”。開始發生麻煩時便有一種新的移徙，那便是十字軍，到十三世紀末期，他們一直在擴展。無論是和平或懷軍事目的的巡遊，到聖地去構成了歐洲中古社會中一個最重要的旅程目標。這旅程不斷地進行了好幾個世紀。

由中古時代後期開始歐洲沿海居民已遊遍地球最西的地方。愛爾蘭人在大西洋傳統的航程以聖班納航程最為傳頌，但無論其真實程度有多高，其他的報告都有助於肯定愛爾蘭人在大西洋航行的聲譽。這傳統是跟君主制及在荒蕪地區建立宗教社區願望有關，如八世紀末在冰島便已有愛爾蘭修士立足。在大西洋的天堂島的神話大都因為這批愛爾蘭航海作品而產生，愛爾蘭人由八世紀開始(特別在十至十一世紀)便一直不停有這些作品的出現。在很多個世紀以來，聖班納島在當時愛爾蘭人的大西洋地圖上就是現在的馬地拉、阿速爾群島、加那利群島以至美洲的一部份。

當談大西洋時我們不能忘記維京人，他們的航海旅程令他們在“發現時期”前已成為歐洲最偉大的航海家。最低限度，由八世紀(在 797 年到達英國)到十一世紀(約在 1000 年到達美洲)。對大西洋足有二百年深入的認識。他們由地中海到蘇聯北部的海岸，由挪威到美洲途中經過佛來群島、冰島、格靈蘭。無論其可信性有多高，有些歌謠敘述了在大海的旅程，在大西洋的歷史上佔有了一個重要的地位。

其他有關大西洋的故事如下。在十世紀，Al - Masudi，一個曾到遠東的偉大的阿拉伯旅遊家，在其著作⁸“黃金與寶石礦場”一書中敘述了一個有關阿拉伯青年 Khoshkash 航經大西洋並帶回滿船寶物的故事。El - Edrisi⁹是中古時代阿拉伯的一名傑出地理學家，其著作“Kitab al Rodjar”(羅渣的書)敘述了十二世紀由里斯本的 Magrurinos(亞拉伯人)所進行著名的大西洋航程。

除了大西洋引起很多民族的興趣外，其他地方亦繼續受到注意，在十二世紀便有很多關於東方遊歷的記載。在十二世紀還有猶太人 Rabi Benjamin de Tudela 的旅程及其記載，他曾到中東並非常嚴謹地把其見聞分開記載。在這中古時代最重要的敘述中包括了對一些地區及其事物的描述。這些地區包括了阿拉伯、埃及、八達城、中國、印度及錫蘭¹⁰。

在十三世紀時天主教的修士去到蒙古，尋問成吉思汗有否可能使蒙古人信奉天主教並與他們結盟對抗回教徒。這是法蘭西斯紮維厄教會修士 Giovanni de Piano di Carpini 及法蘭德人 Gulielmus de Rubruquis 所進行的最為人知的旅程。前者把這些旅程記載在“蒙古的故事”及“塔塔爾的故事”等書中¹¹。法蘭西紮維厄修士的記載中提到無數到印度及中國的旅程。

8.Cortesão, 前述著作, 第 251 頁。

9. 同 8, 第 37 - 38 頁。

10. 同 8, 第 279 頁, 又 Wright, 前述著作, 第 117、272、274、289、291、299、300 頁。

11.Cortesão, 前述著作, 第 279 - 283 頁。

在十三世紀便出現了可能是最著名的遊記“馬可勃羅”，其中敘述了他在亞洲的旅程。其他的還有 Vivaldi 在大西洋非洲沿岸遊歷的記載。在這世紀亦出現了兩本這類文學中令人迷惑的著作。我所指的是由西班牙人教士¹²所著的“認識世上所有王國土地及封地”及“John Mandeville 的旅程”¹³。這些作品傳遞重要的地理訊息，並在當時得到廣泛的傳播。而後者在十六世紀時比“馬可勃羅”一書更具出版價值。上述兩部十三世紀的著作在中古時代對於遠方各站認識的傳播貢獻很大。這認識在當時引起廣泛的興趣。或者是在西方歷史上第一次對這類資訊的興趣那麼廣泛地伸展到民間。這亦是西方開始不斷地把世界其他地方溶入其中。

若西方是歐洲中古時代地理的一個重要位置，部份原因是因它是世界的一個末端，一個盡頭。對東方亦有著同樣的意義及重要性。在遠古及中古時代都是繞著東西軸而航行，亦是被視為可居住地方。北方太冷而南方又太燥熱。東西軸兩端則提供了適當的地方來建立幻想中的王國，來放置夢想。極端的空間的特點對這是有利的，兩端之間的距離是這麼的遠使人從實現中解脫，自由地幻想。在東方亦是同樣情況。

有幾個東方同時存在著。一個無論在地理上或感情上較近的，即是聖地。基督教的精神影響，產生了一個強烈要到聖地的習慣。這維持了幾個世紀，亦造成了對東方的第一次定期的接觸。這接觸是通過陸地，也是通過陸地到遠東的。第二個東方是中國及印度，是十三世紀馬可勃羅及其他小宗教的旅程所到的地方。到東方的旅程通常以陸地形式進行而到西方的則以海路進行，這強調了到某地旅程的形式的關係¹⁴。

但除了這些地理上已確定的位置外，還有另一個神祕，不特出的地球天堂的東方，或 Gog 及 Magog，神祕的印度，或 Taprobana 或 Argane 群島。

在中古時代把地球天堂定位於東方邊界(在一個印度)是一個廣泛普遍的意念，而地圖所記載的時常都是根據其形狀表示。Beato de S. Sever 在 1050 年的地圖便是個例子，但以後的圖籍，由十二及十三世紀直到十五世紀末的都是這樣。因此，天堂是在印度的意念並不新奇，因為這“印度”相等於世界最東一點。

有一群不同的作者提及這信念。在十世紀，學者 Mosis 支持伊甸園是位於東方的意見。S. Tom á s de Aquino 亦指東方為地球天堂。在“Imagine Mundi”及在“Etimologias”¹⁵等書中亦提到在東方的伊甸園，並強調是很難到達的。東方不單是位於地球邊緣，同時亦被一堵很高的圍牆保護著，而四周則由充滿野獸的沙漠包圍著。

東方是一個引發祈禱靈感的地方。Gilbert Durant 引用 Santo Agostinho 對這方面的說法，“埃及人、波斯人及基督徒朝著東方祈禱，因為神是會到最好的地方的”。地球的天堂是位於東方，而 Santo Agostinho 和 S. Mateus 亦分別在此

12. Cortesão, 前述著作, 第 302—305 頁。

13. Cortesão, 前述著作, 第 305—308 頁。

14. Reckert, Stephen, 《真實與幻想之旅》, Arc á dia, 里斯本, 1983 年, 第 18 頁。

15. 關於這兩本書, 參閱 Wright, 前述著作, 第 261—263、462 頁(第 XII 章第 28、29 及 31a 注釋)。

安排了耶穌升天及耶穌回歸”¹⁶ 耶穌回歸的光華從東方開始亮起照耀整個世界，就如太陽的軌跡再一次表現東方代表了世界。而東方就是源頭。“(……)因為從東方發出閃光直達到西方，這樣必定有人類之子的來臨(……)”(馬太 XXIV, 27)。

朝著東方祈禱是記載中經常提及的習慣。Erec:“(……)向著東方以十字架形式伸展及祈禱(……)”¹⁷ 或 Santa Tarsis:“(……)望向東方，懇求道：天主佑我(……)”¹⁸。恕我不再多提例子了。

太陽上升的東方是耶穌的世界，是光的來源。這是開端與源頭，是照亮地球，戰勝黑暗與魔鬼的光線的發源地。相反地，西方則與海洋、毀滅及死亡連繫。信徒在教堂中所描述向東方的邁進是一個朝著光明的邁進¹⁹。東方被視為一個太陽的源頭，這是它形象中最強烈及最被強調的元素之一。

另一方面，我們還有一個歡樂及神奇的東方。近東的基督教只能製造一個具東方氣息的天堂。一個快樂的花園中有一條小河，從中分支出四條小溪，一棵生命樹，果樹及寶石(寶石文化在東方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這天國花園亦與由被挑選或由最先居住者的自然空間有關。她不要城市或城堡等人類的建築。這花園對西方來說是一處使人想起東方的地方，是阿拉伯、波斯文學作品中，如“一千〇一夜”及“可蘭經”，及遠東如中國、日本的文學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地方。

東方的誘惑並不止於這理由。東方王國的富庶也是西方長期的想法並在考慮環繞 Taprobana 或 Crisa 及 Argane 群島時有一個重要的影響。

遠在阿歷山大帝的時代，已有謠言說道存在著一個很富庶的大島，Taprobano 島²⁰。今天我們立刻知道是指斯里蘭卡。它在幾個世紀以來都被視為一個位於陌生的東方的天堂島。在遠古時談論的是她的大小。在中古時代，人們想像她是一個極為肥沃，面積很大，擁有幾個富有城市，有山有河及豐富珍貴礦物的島嶼。她擁有著理想天堂的必須條件。她的形象對 Santo Isidro 並不陌生。他曾參考“Etimologias”²¹，這著作有部份的地理資料是取材於 Solino 及其“Collectanea rerum memorabilium”(回憶錄)。後者部份資料則來自 Plinio 的“自然故事”。而基於這書構成了中古時代很多地理概念²²。

這島在很多不同的記載中被提及以至有時出現名稱上的問題。如在 Mabinogion²³ 裏就以 Deffrobani 一名出現。而在“一千〇一夜”裏便稱為 Serendib，是仙巴曾泊岸的其中一個島嶼，在那裏，世上最高的山上，亞當曾經居

16. Durand, Gilbert, 《幻想的人類學結構》，Presenca, 里斯本, 1989 年, 第 105 頁。

17. 《Santo Graal 的追求》，INCM, 里斯本, 沒年份, 第 231 頁。

18. 《Alcobacense 人記載的聖人的生活》，INIC, 里斯本, 1985 年, 第 17 頁。

19. Hani, Jean, 《基督堂的象徵》，70 年版, 里斯本, 沒年份, 第 III、V、XII、XIII 章。

20. Bunbury, E.H., 《舊日地理的歷史》紐約, 第 II 章, 第 421 頁。

21. Wright, 前述著作, 第 280、469 頁(第 XII 章第 135 注釋)。

22. 同 21, 第 11、20、44、241、365—366 頁(第 I 章第 4 注釋)。

23. 《Les Mabinogion》，Slatkine, Geneve, 1975 年, 第 II 冊, 第 295、313、314 頁及第 I 冊第 335 頁。

住過，一如今天仍在傳說的故事那樣。根據 Solino 的描述，這島分為兩部份，一邊只住野獸，而另一邊則只住人 24。

表達這島的圖籍有很多。公元前三世紀 Dicearco 的世界地圖中顯示了這島。約公元前二百年 Erat ó stenes 的一幅地圖把她特別卓越地表現出來²⁵。由遠古以來引起頗多爭執的島嶼面積在一張 1506 年 Contarini²⁶ 的地圖上被極度誇大了，1507 及 1508 年 27 Waldseemul ler 及 Ruysch 的世界地圖中亦發生同樣的事。

除了此島外，還存在著有關其他 Crisa 及 Argane 兩島的不同記載。這些島位於東方，她們都被視為神奇的島並現在與 Andaman 與 Nicobar 島嶼有關。她們有豐富的珍貴礦產，包括金、銀及美麗的，四季常開的花朵 28。

當我們談到東方時，不能不提及在“發現時期”前東方在西方是被稱為“印度”。她給人一個印象東方是華麗的，多色彩及香味的。這與西方的寒冷及孤清相反。

“印度”(Indias)這名詞可以指不同的地方，且不一定是在亞洲的，就如中印度或“Tertia印度”，一個在非洲的印度²⁹。所以，我們對被理解作位於東方的印度有興趣。由中古時代，這些印度都是奇妙的地方。有關這些神奇的印度的虛幻描述是由《夢幻的世界》(《De Imagine Mundi》)或其他古典作家如 Ctesias Pl inio或Solino³⁰ 的作品帶到中古時代。有關“神奇的印度的描述包括一些神怪的形象如小矮人、巨人、狗頭人、獨眼人或胸口有獨眼的人，只靠食物氣味而生存的人，可以用巨形獨腳來遮著太陽的人等等。一張很長的人物名單可以幫助我們想像一個充滿東方神話的地方的形象。

有關印度的故事比遠東的故事更悠久，就像中國，她的故事在較後日子才開始流傳到西方。很多中古及遠古時代的世界地圖都以印度作最東地方，那裏便是地球的天堂。公元前五世紀，在 Anaximandro 或 Hecateu 的世界地圖(重繪)上，印度河是統入“Oceanus”(包圍著陸地的海洋)，東面全是海³¹。根據傳說耶穌的信徒 S.Tome 曾到過印度，那裏是東方最好的地方 32。

基督王國在東方的信仰指出王國是位於“印度”的。除了在近東的其他地方外，我們不能忘記有關 Preste João 土地的傳說。而這世界之王的地方是位於印度的假設是最普遍的。

24. Wright, 前述著作, 第 280、469 頁(第XII章第 136 注釋)。

25. Cortesão, 著作, 第 I 冊, 第 86 頁。

26. 同 25, 第 117 頁。

27. 同 25, 第 II 章, 第 121、123 頁。

28. Wright, 前述著作, 第 280 頁。

29. Brihuega, Bernardo de, 《教徒的生活與愛情》, INIC, 里斯本, 1982 年、1989 年, 第 II 冊, 第 212 頁, 那裏提到不同的印度: “你知道有三個印度: (…)”。

30. Wright, 前述著作, 第 274 - 278 頁。

31. Cortesão, 前述著作, 第 I 冊, 第 78 頁。

32. Wright, 前述著作, 第 275、278 頁。

有一傳說告訴我們那四條在天堂的河流是源於印度的一個山上，即如對 Preste João 王國中河流的描述。這些河流是定期地，每年三次³³出產豐富的金及其他珍貴礦物。當然有關這傳說中王國的位置並不止於在印度，但這是其中一個最有力的。

在 Graal 的歷史資料當中東方和印度也佔據了很多篇幅，其作品對中世紀的文學及文化界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單只使傳說發源於東方，後來到西方，對西方精神失望後，最後再回到東方及“印度”。就這樣 Graal 回到東方的起點，一個由此出發的東方或一個不實在，遙遠不可觸及的東方。東方的精神價值亦因這重要人物所走過的路線而被肯定。

在這軸的另一面我們有西方及大西洋。蓬萊仙島及神怪島嶼的希臘傳統記載，愛爾蘭人及斯干的那維亞人的航程，加上其他的資料使大西洋成為一個神祕的地方。由此複雜的結構中突出了真實的，天堂似的烏托邦的或地獄似的島嶼的重要性。海洋是那麼無限的以至人類是不能相信它是空蕩蕩的。因此，便放進一些奇妙的地方，多數是島嶼。

每天太陽在海盡頭沒落。這對沿海居民來說是不磨滅的印象。西方大西洋的複雜形象有著這兩面性：一方面與死亡有關，另一方面便是希望能遇到一個天國或另一個新王國的地方。

對大西洋的恐懼是特久的。由遠古時代開始，在很多個世紀以來都被視作不能橫越的。她是最後一個被大規模渡過的海洋。有很多傳說與這危險有關，使它得到“魔鬼島”等名稱。因此，人們在橫越這海洋前，對她是存有幻想的。

在世界盡頭假設一些幻想出來的天堂或地獄般地方的傾向在西方亦引起很重要的回響。就如有關“寶島”的傳說，遠古時代有關與“馬地拉”“加拿利亞”新接觸的傳說。這些傳說都帶出了新生活。就如愛爾蘭人及 Atlandia 島的例子。這有關大西洋幻想，由柏拉圖時代直至現代傳說。另外還有七個城市的耶穌島，Khoshkash 城牆，逃出 Perdida 島，及里斯本的 Magrurinos 的旅程的傳說。

直到頗久以後，有一地籍記載了這些維持了幾個世紀想像出來的島嶼。有關聖班納島的傳說在十八世紀仍有強大的影響力。還有其他的傳說：Maida 島(最早在地圖上出現的)。有時被當作Maida的Vlaenderen島³⁴，位於不同地方的巴西島(不要與巴西混淆)，及 Daculi 等。另外，重要的傳說還有那些與不列顛島有關的：“白島”有著強烈神祕的意念³⁵，她與英國有關，還有Tule, Anglesey, Wight, Orcades, Hebridas, Feroes, 冰島，格靈蘭有關的傳說。

33. 同 32, 第 265、464 頁(第XII章第 59 注釋)。

34. Babcock, 前述著作, 第 81—93 頁。

35. Wright, 前述著作, 第 75—76 頁, 及參閱《伊斯蘭百科全書》, 倫敦, Leiden, 1965 年, 第 II 頁, 第 934 頁, 及 Ci rlot, J.E., 《A Dictionary of Symbols》, 倫敦, 1976 年, 第 341 頁。

無論其真實性有多少，大西洋的島嶼對人們填寫西方的空白是必須的。Ptolomeu所寫的“地理”是對中世紀地理思想最具影響力的作品之一。他指出這些島達27000個。這假定的數字到中世紀的世界還繼續存在。

西方的形象是建於兩方面的：死亡或消失及天堂或重生。太陽，光陽及熱力在西方死亡。而在海洋則吞沒了一切。西方是死亡與黑暗，等於生命及某一旅程的終結。

而東方，其象徵的作用則剛好相反。她代表了耶穌的王國，出生及光線的地方。這是中古及現代人類不斷追求的。